

论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

冯 坤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不仅包括社会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等基础学科，还涉及文艺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等多个交叉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使他的思想具有独特的深度和广度。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超语言学、话语理论和对话理论三个方面。巴赫金认为，话语是语言的实际存在形式，而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外在表现。话语中蕴含着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这种意图只有在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中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对话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思想和情感的互动。巴赫金倡导对话主义精神，强调在对话中实现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对语言本质的深刻洞察也与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和格赖斯等学者形成了对话，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语言哲学；超语言学；话语；对话主义；语境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2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04

On Bakht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un F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of 20th-century Russia, Bakhtin's research spans a wide range of fields, including not only foundational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ut also interdisciplinary areas like literary studie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humanities. This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ndows his ideas with unique depth and breadth. Compared to his contemporaries, Bakht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distinct,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metalinguistics, discourse theory, and dialogism. Bakhtin argues that discourse is the actual form of language existence, rather than merely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Discourse embodies the intentions and emotions of the speaker, which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dialogue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This dialogue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exchange but also an interaction of ideas and emotions. Bakhtin advocates the spirit of dialogism, emphasizing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harmony through dialogue. Hi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lso engage in a dialogue with scholars such as Saussure, Wittgenstein, and Grice,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refore, Bakht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his person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a crucial entr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his entire ideological system.

【Keywords】Philosophy of language; Metalinguistics; Discourse; Dialogism; Context

1 引言

巴赫金是 20 世纪俄罗斯杰出思想家、语言学家和理论家，其研究领域涵盖语言学、语言哲学、神学、社会理论等。他关注语言本质，提出对话主义哲学思想，超越传统语言学范畴。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

学》等著作中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其研究视野广阔，见解独到，正受当代学者关注。他运用社会学方法，将言语视为社会行为，融入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巴赫金从哲学高度考察语言，确立对话主义哲学基础，其思想对 20 世纪人文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语言哲学家，巴

作者简介：冯坤（199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赫金与西方哲学家齐名，在世界语言哲学发展中影响深远。

2 语言哲学

经过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向后，哲学家们借助现代形式逻辑，采用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意义，促成了语言论转向。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标志着现代形式逻辑的诞生，推动语言哲学成为 20 世纪前几十年的核心领域。20 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语言学主要沿着洪堡特和索绪尔的传统发展，而维特根斯坦在 30 年代中后期转向日常语言研究，催生了日常语言哲学学派，推动了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发展^[1]。塞尔认为，语言哲学是哲学的核心，所有哲学都具有语言哲学的形式。语言哲学源于西方，不同学者对语言本质的不同解读促成了语言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均以语言的哲学理解为出发点，将语言问题置于哲学探讨的核心位置。20 世纪哲学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对语言问题的全面关注^[2]。哲学家们以语言为切入点^[3]，深入探究存在与思维、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界定在哲学界存在差异。潘文国指出，“语言哲学”存在两种解读：其一，“语言”作为修饰成分，“哲学”作为核心，此时语言哲学侧重于从语言角度探讨哲学议题，归于哲学领域；其二，“语言”作为核心，“哲学”作为修饰，此时语言哲学聚焦于对语言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即“哲学语言学”，归于语言学领域^[4]。王寅将“语言”与“哲学”视为同等重要，“语言和哲学，本来就不可分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交织在一起”^[5]。俄罗斯的语言哲学研究专注于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哲学思考与理论探究。具体来说，从语言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出发，深入探究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语言与逻辑、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6]。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与当时的语言学界存在显著差异。巴赫金认为，语言的实际存在形式是话语，而不仅仅是语言结构；话语并非个人的、任意的行为，而是受到社会制约的行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语言结构，还应涵盖话语^[7]。基于此观点，巴赫金构建了他的超语言学体系，将体现对话关系的动态话语作为超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3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观念在对其他流派思想的批判与吸收中逐渐形成。通过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索

绪尔所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深入分析与批判，他逐步构建起自己的超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哲学思想。

3.1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

在巴赫金之前，索绪尔是语言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将语言学划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系统言语活动中的确定部分，是一种社会性的、有规则的、普遍的符号系统，因而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索绪尔对语言的理解与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论断“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言中的用法”颇为接近^[8]。

巴赫金基于索绪尔的思想，进而从社会学视角对语言展开分析，将那些超出“语言的语言学”范畴、处于“活的语言”之中的诸多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于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了超语言学的概念，为语言学学科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巴赫金批判了当时的传统语言哲学流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研究语言应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因此，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具有跨层次、跨学科的特点^[9]，他的研究并非局限于单一层面的问题，而是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语用学、交际理论和修辞学等人文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语言、个人、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包含符号学和话语理论。他强调符号学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存在一个“符号世界”，符号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符号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意识形态是符号的深层意义^[10]。我国学者胡壮麟先生总结出，巴赫金论述的符号具有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物质性是指符号具有物质基础，并通过物质基础产生意义；历史性是指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社会性是指在由个体组成的集体中会形成符号环境；意识形态性是指当符号形象转化为象征后，便构成意识形态^[11]。

其次，“话语”一直是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核心概念。索绪尔研究的是静态语言体系，巴赫金则关注的是动态语言，即言语交际现象。他认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话语，而非索绪尔主张的元素。话语比语音、词素、词汇、句型、句子等更贴近日常语言实践，但也更复杂，难以直观把握。现代语言学多将语言公式化，而话语则包含社会、心理、个人、环境等多重因素。话语理论贯穿于众多学科，是理解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的关键。

“超语言学”这一术语的提出对巴赫金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他结束了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

欧洲现代语言学的论争,走上了学术自立之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立场^[12]。他的超语言学观点可概括为:“语言的生命在于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于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13]。”因此,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始终处于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

3.2 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

巴赫金的语言研究聚焦于对话主义,强调交流、互动与理解在知识构建、文化演进及人类存在中的关键作用。在其1929年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提出语言的人类创造性、社会功能及价值属性,并将对话与独白相对立。巴赫金批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认为其忽视言语行为,仅关注孤立的独白。他主张结合语言与社会学方法,进行动态研究,并提出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观将人及其存在方式视为对话关系,认为存在即对话。

对话主义是指话语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这些声音形成同意与反驳、肯定与否定、保留与发挥、判定与补充、提问与回答等言语关系。尽管“对话”形式早已有之,如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康德的二律背反等中曾有运用,但巴赫金首次将其作为语言哲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10]。

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由两个部分组成,而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即“我”、他人和态度。而且,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对话的前两个组成部分融合为主体间性,不仅表明二者之间的联系,还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该统一体在特定语境下构成了对话存在的意义空间。总之,对话主义思想强调的是世界、人、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世界的对话、人与文化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对话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对话主义作为一种语言哲学,使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9]。可以说,对话主义在巴赫金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对话原则是他所持的一种基本世界观,即“对话主义”哲学观。

巴赫金构建对话主义为核心的语言哲学时,既批判形式主义又吸收其语言中心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当调整其总体战略^[14]。对话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积极对话、相互理解的人道主义精神,契合马克思主义真理观、道德观及人的普遍交往原理,具有重要学术和实践意义。

3.3 巴赫金对语境的理解

巴赫金凭借其深远的哲学眼光,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语言哲学观,并始终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哲学指导思想^[15]。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化的语言符号中,语境对语言意义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本身只是表征符号,其意义在动态对话中显现并变得不确定^[16]。

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提出词语的意义依赖于语句语境,但其后续著作未再强调此观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词的意义取决于其在语言中的用法,这一观点常被引用,使他被视为日常语言学派和语用学的奠基人,而巴赫金则鲜少被提及。巴赫金的思想值得研究,因其对语境和使用的理解与维特根斯坦不同。巴赫金认为言语活动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涉及个人和社会层面,包含确定和发展的系统。言语活动是现行制度与历史活动的结合,仅存在于特定语境和意识形态中^[17]。

巴赫金强调语境对词义的影响,但认为词义不仅在于使用。他对“使用”和“语境”概念的理解及其在词义变化中的作用进行了限定,揭示所有语境中共同的特征,强调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互动语境对词义的决定作用。这种语境接近认知语境。一个词被称作词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进入语言体系并被用来指称相应事物。在实际交际中,词语根据其语境功能指称具体事物。巴赫金运用超语言学方法,重视语境和话语分析,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局限。

4 结语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创新性和深刻洞察力,其超语言学理论、话语理论、对话主义和语境观对理解和阐释语言学及语言哲学问题至关重要。他突破民族语言研究局限,从整体视角探讨人类语言本质,并深入研究文学、修辞学、语用学、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问题。以对话主义为核心,巴赫金认为个体存在依赖于他人存在,个体意识与他人意识相互关联。这一思想构成其超越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巴赫金强调主体性、尊重差异性、追求超越性和对话性,这些思想对语言学、语言哲学及现代人文学科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凌建侯. 话语的对话本质[D]. 北京外国语大学.
- [2] 江怡. 语言哲学在中国:问题、进路和方法[J]. 外语学刊, 2013(2): 3.
- [3] 张凌. 论许国璋先生的语言哲学思想[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究, 2016, 48(4): 547-556+640.
- [4] 潘文国. 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6(3): 7.
- [5] 王寅 -.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下[M]. 语言哲学研究: 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下, 2014.
- [6] 姜宏, 程芸. 俄罗斯语言哲学史研究现状分析及评述[J]. 中国俄语教学, 2021, 40(1): 17-24.
- [7] 武耀博. 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与文艺思想研究[D]. 辽宁大学, 2011.
- [8] 杨喜昌. 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2): 14-17+1.
- [9] 姜宏, 许汉成.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及其评介[J/OL]. 外语研究, 2021, 38(6): 21-27+112.
- [10] 萧净宇. 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M]. 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2007.
- [11] 胡壮麟. 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J]. 外语研究, 2001(2): 6.
- [12] 王建刚. 巴赫金超语言学的几个基本问题[J]. 文学评论, 2015(4): 155-164.
- [13] 白春仁. 边缘上的话语——巴赫金话语理论辨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2(3): 7.
- [14] 萧净宇. 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J]. 现代哲学, 2001(4): 63-66.
- [15] 宫军. 巴赫金语言哲学观的渊源与走向[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3): 57-61.
- [16] 毛伟. 对话性中的语言哲学:巴赫金超语言观理释[J/OL]. 求索, 2009(7): 117-119.
- [17] 张丽, 涂年根. 表述·符号·话语——巴赫金表述诗学中的言语行为论[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69-75.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